

新来的县委书记

孙 谦 马 烽 著



中国 电影 出版 社

I235.7/38

新来的县委书记

孙 谦 马 烽 著



版 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35031

735031

内 容 说 明

剧本描写一个新到任的县委书记为改变全县的农业、水利面貌，同“四人帮”在农村的爪牙进行斗争的故事。从农村这一侧面揭露了“四人帮”对基层干部的残酷迫害和对农村经济的严重破坏。剧本着重刻画了一个艰苦朴素、重视调查研究、坚持党的原则的县委书记形象，时代感较强，生活气息浓郁，有一定特色。

新来的县委书记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34 插页：2 字数：80,000

1979年9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3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09

定价：0.30元

字 幕 衬 景

起伏的山峦……

黄土丘陵，层层梯田。

河流，水库。

广阔的平原，村庄星罗棋布。

一座古老的县城，房屋鳞次栉比，偶尔可以看到几幢西式楼房。

一座新式大门，门口挂着“中国共产党金县委员会”、“金县革命委员会”的牌子。

第一章

朱克实微笑着向大家点头。

张伟在一旁介绍：“这是新来的县委书记……”

朱克实：“我叫朱克实。”

张伟：“这是县革委秦主任。”

秦刚：“秦刚。”

张伟：“这是县委许副书记。”

许飞雄：“许飞雄。”

张伟：“这是县革委副主任尤裕后同志。”

尤裕后微笑点头。

朱克实和大家一一握手。

秦刚：“坐吧，坐吧。”

这是摆着一堂简易沙发的办公室。大家各自找地方坐下。张伟忙冲茶倒水。司机水成龙提着一卷行李和一个补了补钉的帆布提包走了进来，张伟示意，他便送进了里间卧室。

许飞雄：“早就盼上你来了。在‘抓纲治国’的大好形势下，我们决心把金县建设得好上加好。咱们县的基础是好的。群众对县委有个说法，叫做‘班子硬，路线正，团结战斗没派性’……”

秦刚：“一九七六年‘四人帮’最猖狂的时候，也没有乱过。”

朱克实：“在地区听潘主任简单介绍过。”

张伟拉开办公桌的抽屉，把一叠材料取出来，一件件送到朱克实面前的小茶几上。

张伟：“这是全县的基本情况，这是公社以上干部的花名册，这是全县地图……”

朱克实：“我正想找一张。”

秦刚：“办公室主任张伟同志，是个很细心的人……”

张伟：“也常常出错。”

朱克实：“听说要搞个大水利工程？”

张伟：“这一份就是土石岭工程方案。”他边说边又送上一份材料。

许飞雄：“这可是金县进入大寨式县的一项翻身工程！”

尤裕后：“先遣队已经去了。今冬要大干！”

秦刚：“我正为这副重担发愁呢。你来了，我这个代书记可该交印啦！”

朱克实：“我初来乍到，什么情况也不了解。我得先到下边跑跑去。”

秦刚：“我陪你……”

张伟：“秦主任住医院，今天还是请假回来的。看哪位陪……”

朱克实：“谁也不要陪，给我派个熟悉道路的司机就行了。”

张伟：“那就让水成龙去吧。”

二

水成龙开着京吉普，从县委大门里出来。车里只坐着朱克实一个人。

吉普开到了闹市区。朱克实从车窗望出去，只见马路很整洁，两旁商店林立。忽然看见曹坚坚提着个醋瓶，慌慌张张迎面跑来。水成龙急忙刹车。曹坚坚摔倒在地，醋瓶也打碎了。朱克实跳下车来，把他扶起。

朱克实：“摔着了没有？”

曹坚坚顾不得答话，向后张望了一下，拔腿就跑了。朱克实扭头一看，只见孔妮娜挥舞着一根甘蔗棒傻笑着追过来了。朱克实拦住了她。

朱克实：“你干什么？为什么打小孩？”

孔妮娜忽然收敛了笑容，立正站在那里，低下头来说：“我向你请罪，我向你请罪，我向你请罪……”

朱克实有点莫名其妙，这时斜对面卖甘蔗的售货员跑了过来。

售货员：“快把甘蔗还给我。”他从孔妮娜手里夺过甘蔗来，向朱克实道，“她是个疯子。”又指了指跑远了的曹坚坚，“那是她儿子。”

朱克实“噢”了声，上了车。车又开动了……

朱克实：“这女人样子象个干部。”

水成龙：“以前是农机厂的技术员。”

朱克实：“怎么疯了？”

水成龙：“丈夫死了，气疯啦！”

前边出现了一长串卡车，车上满载着钢筋、水泥、箩头、扁担、小平车等物资。马槽上贴着“向土石岭进军！”、“向水利要粮！”等红绿标语。水成龙不停地按喇叭，一直超到了前边。

水成龙：“这都是往土石岭工地送的。”

三

水成龙领着朱克实走进一座农家院子。门口挂有“土石岭工程处”的牌子。然后又走进一孔门口贴着“闲人免进”纸条的土窑洞。

窑洞里墙上钉满了各种图纸，床铺上乱放 着 一 些 纸张、丁字尺，墙角里竖着三角架、标杆等。技术员魏新，正趴在桌上画图。这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人，一头乱发，衣服穿得也很不整齐。

水成龙：“魏技术员，县委朱书记来了。”

魏新：“等一等，等一等。”他连头都没抬一下。

水成龙边给朱克实倒水，边说：“你就不能停会儿再画？”

魏新：“等一等，稍等一等嘛！”他还是没抬头。

水成龙还想开口，朱克实忙向他摆了摆手，水成龙没再说什么，转身出去了。

魏新直到画完最后一笔，这才站起身来和朱克实握手。

魏新：“我叫魏新，刚才接到县里的电话，说是你要了解工程情况。请到这边来。”他没招呼朱克实抽烟喝水，便把朱克实引到一张大挂图前，这是一张色彩鲜艳的立体挂图。他指着图说：“这就是土石岭工程的全貌。从这里把河水改道，劈开土石岭，修一条五十华里的渠道，把水引上北垣，估计可浇十万亩土地……”

朱克实：“这工程很诱人啊！施工图纸都设计出来了？”

魏新：“还没有！准备时间太短，只能是边施工，边设计。”

朱克实：“计划几年完工？”

魏新：“五年。得上三万民工。”

朱克实：“三万民工？！”

魏新：“工程量太大……”

朱克实自语：“五年！三万民工！”他点火抽烟。沉

思……

朱克实：“你来金县几年了？”

魏新：“水利学院一毕业就分配来了，整整十二年了。”他说着拿起桌上的大玻璃瓶喝了一口。朱克实拿起瓶子看了看，只见瓶签上写着“胃蛋白酶”四个字。

朱克实：“你有胃病？”

魏新苦笑了一下：“有点不舒服，喝上一口就舒服了。”

朱克实：“哪些工程是你设计的？”

魏新：“有四个中小型水库，其中最大的是七一年修的‘水泉水库’……”

朱克实：“能浇多少地？”

魏新：“两万亩。不过，现在一亩也浇不上。”

朱克实：“渠道不配套？”

魏新：“对。大坝刚完工，就下马了。”

朱克实：“为什么？”

魏新：“唉！难说啊！咱是个搞技术的，领导让上，咱就上。领导让下，咱就下。”

四

京吉普开上了“水泉水库”大坝，车在大坝中间停住了。朱克实下了车，站在栏墙跟前向水库了望。只见满满一库清水，可以看得见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。

朱克实沿着水库向前走去……

水库岸边。朱克实和植树的金还田、割草的章洛林，蹲在一起，抽烟，说话。

朱克实：“……这么好的水库，为什么半路上下了马？”

章洛林：“原先领导修水库的那个人，七二年打成反革命，死了。从那以后，这个半截子工程就再也没人过问了。”

朱克实：“他是谁？”

章洛林：“就是咱们的老县委书记曹毅嘛！”

朱克实：“啊！是这样。你俩都是水泉大队的？”

章洛林：“我是水泉的饲养员，他是水库的看守员。”

朱克实向金还田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领起来继续干呢？”

金还田：“我？我是曹毅手下的黑爪牙。黑爪牙！”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伸出手来在空中抓了抓，然后悻悻地站起身来，跑到一旁植树去了。

朱克实：“这老汉脾气不小哇！”

章洛林：“以前可是个和气人。叫金还田。刚才我俩还在念叨，要是曹毅不死的话，这里早变成水地了……”

朱克实：“这玉菱长得可实在不好。”

章洛林：“你等明年看吧，保险比今年还要坏！”

朱克实：“为啥？！”

章洛林：“土石岭工程一上马，强劳力都调走了，谁种地？你们村没派先遣队？”

朱克实：“我们村？噢，你看我不象个干部？”

章洛林：“干部手上没有这么厚的老茧，也不穿这家造鞋，老弟，别看你穿着制服，这瞒不过我的眼。”

村口那里忽然传来一阵吵嚷声。

章洛林：“呀，我们支书又要动手打人了！”

五

永泉村口。邹小山正在训斥扛着耧的谢开泰。

邹小山：“……昨天就通知你了，让你带队，到现在你磨磨蹭蹭还没走，你是诚心要捣乱？谢开泰，你别以为你是小队长，我就不敢揍你！”

谢开泰：“小山哥，正忙着种麦……”

邹小山：“你不会另外安排人？你们再不动身，我立刻把你们捆着送到公社去，有你们的好果子吃！”

谢开泰叹了口气：“我拿行李去。”说完扛着耧进村去了。

窦改凤匆匆走来：“孩子病了，……”

邹小山：“你不会去找大夫？我还忙着催人呢！”

窦改凤含着泪走了。

朱克实走了过来，边和邹小山对火点烟，边问道：“你催他们干什么去？”

邹小山：“到土石岭工地打前站。”

朱克实：“就这么紧急？”

邹小山：“去晚了要吃家伙！反对学大寨！我受得了吗？”他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份《通报》来，“你看看，火龙疙瘩是县委组织部长蹲点的地方，没派先遣队，照样挨了《通报》！”

朱克实接过《通报》皱着眉头看了起来……

六

朱克实坐在车里看金县地图。

水成龙：“这条路一直通到木村。”

朱克实：“唔。”

水成龙：“木村是金县学大寨、学大庆的典型，在全地区也是挂了号的……”

朱克实：“在县里听过介绍。”他边说边向窗外望去。

前边出现了三岔路口，一块路标的箭头指向木村；另一块的箭头指向火龙疙瘩。吉普车直向木村驰去……

朱克实：“停车！”

水成龙忙把车刹住。

朱克实：“我不是早告你了，去火龙疙瘩。”

水成龙：“有个地方路断了……”

朱克实：“绕道走也行嘛！”

水成龙：“好吧！”他很不情愿地倒车，开到了去火龙疙瘩的路上。

吉普刚开了不远，忽然灭火了。水成龙忙跳下车来，揭开前盖修理。朱克实也下了车，一边点火抽烟，一边看他修车。

朱克实：“开车几年了？”

水成龙：“可满八年啦。”

水成龙鼓捣了半天，车仍未发动起来。

水成龙：“坏了。”

朱克实：“哪儿坏了？”

水成龙：“发动机。”

朱克实：“怎么办？”

水成龙：“得拆卸开修。没法儿，只好等辆过路车，拖回去。”他说完，跑到路旁小水渠那里洗手去了。

朱克实一脸怒火，他扔掉手中的半截纸烟，把水成龙故意摘开的“点火线圈”接上，盖好前盖，跳上司机座位上，把车发动起来了。

正在洗手的水成龙，一听到汽车的响声，慌忙站起身来。

水成龙：“朱书记，朱书记……”

朱克实伸出头来，大声吼道：“你给我滚回去！”

吉普“呼”一声开走了。

水成龙惊愕地站在那里，望着远去了的吉普车，喃喃：“人家让去木村，你偏要去火龙。这事儿由得了我！”

七

吉普爬上一个陡坡，来到了火龙疙瘩。

村边上。路北是山货编织厂，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在场院里削条子，编箩头、筐子；路南是果品加工厂，一些青年挑来了果子，紫红色的秋果堆积如山。一些妇女们有的用手摇切片机切片，有的把切好的果片送入烤房。

华如玉正挑着一担果子走来，她看到吉普，忙放下担子，把车拦住了。

朱克实跳下车来：“什么事？”

华如玉向车里望了望：“怎么是空车？”

朱克实：“你找谁？”

华如玉：“你开的是不是县委的车？”

朱克实：“是的。”

华如玉：“朱书记坐的是不是这辆车？”

朱克实：“是这辆车。”

华如玉：“他在哪儿？”

朱克实：“我就是。”

周围的人不由得“啊”了一声。

朱克实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要来？”

华如玉：“刚才县委来过电话，让热情接待。”

朱克实：“怎样热情接待呢？”

华如玉：“我代表全公社向你提个意见吧！”

朱克实：“听口气，我猜想你是火龙公社的书记华如玉同志。”

华如玉：“算你猜对了。”

朱克实：“县委组织部长何诚同志在哪儿？”

华如玉：“这不是。”她指了指站在一旁的何诚。何诚忙过来和朱克实握手。

何诚：“回公社吧！”

朱克实：“华如玉同志的意见还没有提呢。”

华如玉：“土石岭工程我们这里不受益，却要调我们的大批劳力。不去就说是反对学大寨！”

朱克实：“帽子不小哇！”

华如玉指着周围的梯田和正在修建的蓄水池说：“我们把那些烂坡地修成了梯田，这算不算学大寨？我们在那里修建蓄水池，打算搞喷灌，这算不算学大寨？我们根据山区的特点，搞了这么些副业，算不算学大寨？”

朱克实：“当然算。学大寨也要因地制宜嘛！”

华如玉：“可县委不抓马上能受益的水泉水库，却硬要调我们的劳力去搞土石岭工程……”

他们边谈，边向村里走去。街上到处是鸡、猪在寻食，到处是一堆堆的肥料。

朱克实：“你们俩都是县常委，有意见为什么不在常

委会上谈？”

何诚：“开常委会一般都不通知我们。”

华如玉：“我们是被编入‘另册’的。”

朱克实：“怎回事？”

华如玉：“他是曹毅手下的老组织部长，曹毅死后，虽然没有撤了他的职，可贬到这里蹲点来了，一蹲就是五年。”

朱克实：“你呢？”

华如玉：“文化大革命初期，我是中学里的造反派头头。斗过曹毅，还给他挂过牌子。后来发现他并不是走资派，就积极支持解放他。我还向他当面道过歉。可谁知道他是林彪贼船上的人呢？为这事我检讨过。可检讨了也不行，连全公社也跟上我受了连累。我们成了后娘养的，县里一点也不支援，连部机器都不给！”

这时他们正好走到了大队部门口，只见门洞里放着一部柴油机，忽然发出了“突突突”的响声。施大锤满脸喜悦站在那里，正用烂棉纱擦手上的油腻。

朱克实：“这柴油机是树上结的？”

华如玉：“呀！朱书记，这是废品公司当废铁卖给我们的，施大锤同志帮我们找了些零件。”

何诚介绍道：“这是废品收购员施大锤同志。原先是农机厂副厂长。”

华如玉：“这也是‘另册’里的人。”